

◎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

徐通锵 主编 潘文国 副主编

文 字 论

Wenzilun

孟 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论/孟华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8-5913-9

I. 文... II. 孟... III. 汉字—文字学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549 号

内容提要

本书对文字学的一般问题进行了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和批判,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作者独到的文字学理论。全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根据符号学的互文性理论,首次提出了“文字间性”这个概念,即“文字是在言文关系和文象关系中被定义的”。或者说,以文字为坐标来考察言、文、象三者的关系性就是文字间性。作者认为文字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文字与语言、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本书称此为“合治文字观”。作者认为目前主流的文字学没有自觉的文字间性意识,而将文字学限制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领域内,从语言的附属品、图像的对立物等角度来孤立而静止地研究文字。

合治文字观将文字的研究重点由对语言的单纯记录转向对文字间性的研究,从而恢复了文字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合治观是“字本位”的。但是“字本位”的文字学理论,绝不是简单地由以语言为本的研究转向以文字为本的研究,而是要恢复文字或语言研究中的文字间性意识,并在这个关系框架内考虑文字的本位性问题。

本书上编还进一步地分析了文字间性的方式,包括替代和补充两种方式。

所谓替代,指构成言文关系或文象关系的两个对比项之间是一种等级制的同一关系:以替代项的在场取代被替代项,被替代项被在场的替代项所同化、遮蔽、推延,二者统一于替代项。

所谓的补充,指构成言文关系或文象关系的两个对比项之间是互补关系,两个对比项之间是一种相互对视、相互参照、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书指出,汉字在言文关系上是补充关系(汉字补充汉语),在文象关系上是替代关系(汉字替代图像);拉丁字母文字在言文关系上是替代关系(字母替代语音),在文象关系上是补充关系(抽



象字母和具象图像之间互为条件、相互补充)。作者认为汉字和拉丁字母文字的这种文字间性方式的差异,最深刻地反映了文化的本质。

本书的下编根据合治观重点从言文关系的角度讨论了汉字的四种功能,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汉字符号学理论。

作者认为,汉字作为相对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它具有四个功能:造字功能、构字功能、信息功能和文化功能。

汉字的造字功能,是指从发生或造字的角度分析汉字是如何看待语言的,也即汉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汉语。作者将传统的“六书”理论改造为象意和象声“两书”,并试图揭示,从造字方式上看汉字主要是一种动机性文字。

汉字的构字功能,主要表现在汉字和汉语之间静态的、共时的结构关系上。本书认为从构字功能看汉字具有二级符号性质。二级符号性重点考察两个问题:一是言文的分离性,即如何在文字单位或语言单位中分离出文字要素或语言要素;二是言文统一性,即主要考察言文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性质。

汉字的信息功能,主要是通过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同构性、对应性程度来考察言文之间的映真和规约关系,这种映真、规约关系也即信息的确定性程度,包括零度方式和偏离方式。

汉字的文化功能表现为汉文化的汉字本位性:汉字既是汉文化的基本条件,又是文化的自我重建机制和历史目的。汉字就是汉文化本身。

ABSTRACT

The book, consisting of two parts, deals with the general issues of graphics from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and presents the author's own theory concerning graphics.

Part 1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tergraphictivity the author advan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in semiotics, that is "Graph is defined in a relational framework of language-graph and graph-icon". Intergraphictivity, in other word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anguage, graph and icon with reference to graph.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graphics lies i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ph and language and between graph and icon, which is named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graph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ack of sense of intergraphictivity and taking graph as subordinate to language or as opposite of icon to limit the graphics in a narrow academic vision a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tudy in current graphics.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graph focuses on studying intergraphictivity rather than on simply studying language record, respect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subjectivity of graph. In a sense, graph as basic unit features this approach. Instead of simply turning language-based to graph-based, the theory of graph as basic unit aims to revive the sense of intergraphictivity, which supplie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issue of graph as basic unit.

Part 1 also analyzes types of intergraphictivity which includes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

Substitution type refers to the hierarchically iden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ntrastive items which constitute language-graph relationship or graph-icon relationship; a present substitute item replaces a substituted item, and the substituted item is assimilated, obscured, delayed by the present substitute item, with both unified in substitute item.

Complement type refers to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ntrastive items which constitute language-graph relationship or graph-icon relationship. The two contrastive items are mutually discoverable, referential, con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On the basis of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inogram is of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language-graph relationship (Sinogram complements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of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graph-icon relationship (Sinogram substitutes for icon). Latin alphabet is of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language-graph relationship (letter substitutes for sound), and of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graph-icon relationship (letter and icon are mutually con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inogram and Latin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intergraphictivity mirror the nature of the two cultures.

Part 2 classifies four functions of Sinogram with perspective of language-graph relationship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graphictivity, advancing a systematic theory of Sinogram semiotic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Sinogram, a semiotic system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Chinese language, possesses four functions: graph-formation function, graph-construction function, informative function and cultural function.

Graph-formation explores how Sinogram deals with language, in other words, in what way Sinogram presents Chinese language. The author reforms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Six Categories of Sinogram-formation into Two Categories of Sinogram-formation, namely

Ideogram and Ideophone. In this way it is revealed that Sinogram is mainly a motivation graph in terms of Graph-formation mode.

Graph-construction function mainly represents the static, synchronic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ogram and Chinese languag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inogram shows a nature of second-order symbol in terms of graph-construction function. The concept of second-order symbol deals with two issues. One concerns separateness of language and graph, that is, how to separate the graphic element or the language element from a graphic unit or a language unit. The other concerns unity of language and graph, that is, the mutual complement, influence,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graph.

By means of the degree of isomorphism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nogram and Chinese language, information function of Sinogram mainly explores the truthful, prescrip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graph, which means the degree of definiteness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zero degree and deviation.

Cultural function of Sinogram represents Sinogram as basic unit of Chinese culture; Sinogram is not only the essential material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the self-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historical goal of culture. Sinogram means Chinese culture itself.

“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总序

徐通锵

人们将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研究思路称为“字本位”。这一说法不一定很准确,但简单明了,因而日渐流行,我们这些倡导这种研究思路的人自然也乐于接受。

“字本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郭绍虞写于1938年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以“字本位的书面语”与“词本位的口头语”相对。此后人们对此鲜有讨论。近20年来,由于人们越来越感到现行的语言理论难以有效地分析汉语的结构,于是探究原因,重新提出“字本位”的问题,不过它不限于书面语,而是指称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山东教育出版社认为“字本位”是一种有发展前景的语言理论,值得倡导和鼓励,因而决定出版一套《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由徐通锵、潘文国任正、副主编。2005年4月1~2日,山东教育出版社在济南东方大厦召开了《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编写会,应邀与会的有戴汝潜、鲁川、吕必松、孟华、潘文国、汪平、杨自俭和我8人,一起讨论《丛书》的编写事宜。这几位先生都是“字本位”理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在语言基础理论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方言研究、对比语言学、符号学和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等领域都已进行过有相当深度的研究,确信“字本位”是适合汉语研究的一种理论和方法。

本丛书的主题,顾名思义,自然是“字本位”,就是把“字”看成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汉语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习得机制、学习规律和运用规律。本丛书就是对这些规律的探索。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字本位”理论与现在通行的以“词”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因而必然会产生尖锐的冲突。“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词”是从西方语言学中输入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其内涵与“字”有重要的区别。基本结构单位是统率语言结构的“纲”,纲举目张,所以“词”与“字”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但与两个不同的“纲”相联系,体现语言理论研究的不同走向。我们为什么要弃“词”而选“字”,倡导“字本位”呢?就是由于“词”是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而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是汉语的载体,而且也是汉文化的“根”,因而需要以“字”这个“纲”为基础探索汉语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习得机制、学习规律和运用规律,不然就难以有效地实现语言研究的预期目标,找到普遍有效的规律。百年来汉语研究的实践已为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鉴于“字”与“词”是和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相联系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自然需要在这里对“字本位”理论思路的来龙去脉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申明立论的缘由,为探索汉语研究的新途径做一点鸣锣开道的工作。

西学东渐和汉语研究传统的中断

语言研究有三大发源地,形成三大语文研究传统,即一般所说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敲开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封闭的大门,语言学也以《马氏文通》为标志走上了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希腊-

罗马和印度两大传统诞生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这类语言富有形态变化,以“词”和“句”为基本结构单位,两大传统研究侧重点虽然有别,但核心与方向一致,都是围绕着词与句的关系展开它们的语法研究,探索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语句结构成分之间的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建立语法规则。语法,这是两大传统的核心,或者说,是印欧语研究传统的核心。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词”和“句”,因而也就没有印欧语类型的语法;它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研究字的构造规则,突出语义,形成汉语特有的研究传统。西学东渐,发生了印欧语传统与汉语传统的接触和碰撞,从而促使中国语言学家去探索这两大传统相互结合的途径和方法。当时的社会思潮是“一边倒”学习西方,汉语的研究自然不会游离于这一思潮之外,因而也是师法印欧语的研究路子,建立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试图实现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的结合。

不同传统的结合是推进语言学发展的强大力量,印度传统和希腊-罗马传统的结合催生历史比较语言学,使语言研究摆脱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汉语研究传统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的结合碰到了以往不曾碰到的困难,这主要是:一是基本结构单位不同,汉语是字,印欧语是词和句;二是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别,汉语重语义的研究,主观的因素参与语义的解释,而印欧语重语法的研究,讲求对形态变化规则的把握,排斥主观因素的参与;三是汉语重视觉的“形”的研究,汉字在汉语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印欧语重听觉的“音”的研究,遵循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原则,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面对这些矛盾,汉语研究的应对策略比较简单,就是接受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用它来解释汉语的结构。

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词”和“句”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否定“字”的语言学性质,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这里的核心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认定和把握,用“词”代替“字”做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也就放弃了汉语结构的“纲”,将汉语纳入印欧语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去分析。所以,汉语研究采用这样的应对策略去迎接西学东渐的思潮,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只能是利弊并行。这就是:一方面诞生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但另一方面是使中国语言学自觉地中断了汉语悠久的历史传统,以《马氏文通》为界,“现代”和“传统”脱节。这种利弊相生的现象说明我们对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应对策略出现了偏误,因为以中断自己的悠久传统为代价去接受另外一种传统,这不是不同传统的结合,而是“张冠李戴”式的替代。结合,应该是学术思想的相互渗透,从不同传统中吸取自己所欠缺的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从中找出驾驭不同传统的语言共性结构原理,建立新的理论,既能解释不同传统的异同的成因,又能开创新的研究前景,推进语言学的发展,犹如希腊-罗马传统与印度传统的结合催生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所以,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汉语研究没有因西学东渐而实现这样一种理论创新,说明中国现代语言学还没有找到汉语研究传统和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面对不同传统的接触、碰撞和结合,汉语研究的应对策略为什么会产生这类偏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和否定了“字”的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性质,而把印欧语的“词”和“句”作为自己的基本结构单位。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都是在基本结构单位的研究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否定了“字”的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自然也就中断和否定了以字的研究为基础的汉语研究传统,使不同传统的结合走上了歧

路。传统,它凝聚着历代学者对语言特点的认识,只能继承、完善和发扬,绝不能中断,更不能否定;中断和否定了自己的传统,也就只能接受别人的学术教条,丧失自己独立的开创性研究的能力。《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的许多学者都在进行汉语语法的研究,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来解释汉语的结构,著述尽管很多,但进展不大,原因就是“汉语语法研究不应该模仿印欧语,古汉语也一样。中国本来没有语法,对外来的东西可以学习、吸收、借鉴,这并不错。问题是你老跟别人走,看不到自己的特点,就不对”,“我们的汉语有我们自己的规律”,但由于“受印欧语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影响。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不能往前走,问题早就提出来,但摆脱不了,这是因为先入为主。各个学科都有这个问题。科学最可怕的是一种教条,或者是框框……总觉得这是大家这样说的,不应该有问题呀!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过去荒谬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真理。我们语言学也不例外”(朱德熙1982)。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所以会成为束缚我们前进的学术教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否定了汉语自己的基本结构单位“字”,由此也就不能不遵从这种教条来研究汉语,中断自己的研究传统。本丛书编纂的目的是改变这种结合的思路,重新确立“字”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吸取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思路,也就是不拘泥于它的现成结论,而是参照它如何在具体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升华、提炼相应的理论的精神,展开相关的研究,探索汉语研究的途径,使“现代”与“传统”相衔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这种想法不自我们今日始,前辈学者早就提出过相关的问题,我们只是想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汉语特点的直觉感悟和独立研究意识的觉醒

《马氏文通》以后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基本上都是根据印

欧语的理论框架,以“词”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探索“词”与“句”的关系,寻求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性关系。但是,由于这种思路远离汉语的“字”这一基本结构单位,因而成效不大,虽经若干次周期性的大论争,也没有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实践的挫折使一些有经验的语言学家把目光转向“字”的地位和作用。赵元任、吕叔湘、王力三位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他们在研究实践中已清楚意识到“字”与“词”的矛盾,因而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字”的重要性。这里不嫌啰嗦,将三位先生的几段相关论述引述于下:

汉语中没有表示“word”的词。最贴近的是“字”,翻译过来是“word”,但实际意义是“音节”或“音节成分”。——赵元任(1940)

“如果我们观察用某一种语言说出的大量话语,例如英语,考虑一下这些话语中小片段的情况,并拿它们跟汉语中同样的小片段作个比较,我想,‘字’这个名称(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先避免把 word 这个词用于汉语)将和 word 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在说英语的人谈到 word 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 word 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字’和 word 的关系就好比通常用‘橘子’对译英语的 orange,其实橘子在构造上属红橘(tangerine),与 orange(甜橙)是不同的植物”,“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

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赵元任(1975)

汉语词汇的基本单位还是一个一个的单字。应该把现代汉语中最有活力的两千来个字(估计不超过此数)给学生讲清楚。不能把汉字只看成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那样。——吕叔湘(1962)

“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他们遇到的是 reduce(缩减),deduce(推断),produce(生产)这些词里有两个语素还是只有一个语素的问题。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那末为什么还一定要设法把它规定下来呢?原来“词”有两面,它既是语法结构的单位,又是组成语汇的单位,这两方面不是永远一致,而是有时候要闹矛盾的。讲汉语语法,也许“词”不是绝对必要,可是从语汇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语汇显然不能再以字为单位。用汉字写汉语,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显露;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汉语里的“词”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可是只有把它当作主要是语汇的问题来处理,而不专门在

语法特征上打主意,这才有比较容易解决的希望。——吕叔湘(1963)

汉语基本上是以字为单位的,不是以词为单位的。要了解一个合成词的意义,单就这个词的整体去理解它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个词的构成部分(一般是两个字)拆开来分别解释,然后合起来解释其整体,才算是真正彻底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了。——王力(1982)

这三位先生都是运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基本理论取向显然与印欧语一致,以“词”和“句”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建立他们的汉语语法体系,但他们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都直觉地感到“字”在汉语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与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有矛盾。吕先生的前后两段话的意思还有点儿不一致,这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联系,因为汉字改革的拼音化方向是国家的三大语文政策之一,吕先生不可能违背当时的国策谈字与语汇的关系。现在人们已经清楚,汉字根本不可能拼音化,因而吕先生从语汇的角度谈词的必要性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三位先生的几段话的核心意思都指向字,是对汉语特点的直觉感悟。

直觉是比较接近真理的。三位先生将“字”看成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直觉感悟已经涉及汉语结构的特点和印欧语理论体系的矛盾的焦点。语言研究的实践证明,语言事实与流行语言理论的矛盾是启示人们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线索,敢于不敢于或善于不善于根据语言事实提供的线索修正、改造流行的语言理论,这实在是中西语言学家在思维方式上表

现出来的一种差异。西方语言学家碰到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一般都认为理论有局限性,应该加以修正,创建新理论。中国多数语言学家如碰到语言事实与理论有矛盾,一般都不怀疑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而仍旧用流行的理论解释矛盾的事实,不敢突破旧的理论藩篱。汉语词类的划分以及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关系,百年来,虽经若干次大辩论,弄清楚了汉语事实与印欧语理论的矛盾,但人们仍旧只能在流行理论的框架中转圈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汉语研究的这种局限性是与社会条件、经济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个人难以逾越这种局限。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国力衰微,只能“一边倒”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因而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支配,汉语研究自然也不可能突破印欧语理论框架的束缚,从汉语事实出发,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三位先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敢于提出“字”是中国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唱反调,实在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值得人们尊敬,而且也为后辈的研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社会的急剧发展要求科学技术进行独立自主的创新性研究。在这一新的思潮的影响下,世纪之交,本丛书的一些作者在前辈语言学家的直觉感悟的基础上开始对汉语的结构原理进行独立的探索,提出“字本位”的理论思路,想以“字”的研究为基础探索语言研究的中西和古今的两个“结合”的前进道路。王力先生(1943:23)曾经说过,为了“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之学说也在所不计”,“从语言事实出发才是研究语法的正确的道路”,本丛书的思路恐怕也还只是王先生的这一思想的实践。我们生当其时,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唤醒了人们的自主创新性